

澳華新文苑

第1177期 (B)

悲恫雁行折翼

——悼念二妹錦蓮 婉冰

妳初試啼聲時
祖父母攜回家鄉
越南南方下六省
讓成長清溪綠葉間
我卻醒醉於繽紛
霓虹燈下的華埠堤岸

用“小草”筆名馳騁越華詩壇
藉幽雅描述春色千種美態
借淒迷誘發秋景的哀愁感
冬至處處蕭瑟悲情
增蝕骨冰冷凍寒

終於 妳回來同聚天倫
悄悄 悄悄然

雖然 姐妹聚少離多
幸親情未減
共賞夕陽光芒

這時代的刺身味道

李承鵬

啟東九龍鎮網格員通過摸底排查，發現本村55歲的低保男居然有兩萬元棺材板存款，迅速取消了他的低保。低保男眼見每月780元穩定收入沒了，多次理論無果，衝進村委會就把25歲的女網格員殺了……自己也服毒自殺。

這是紅朝全面奔小康、國民幸福值超過美國人500倍（張維為語）的一件小事，倒也沒有掀起什麼大浪，人民一部分躺平，一部分沉浸在國家決定大力提升經濟並把房貸首付下調到15%的喜悅中，還有一部分興高采烈慶祝十歲日本小男孩被民族英雄鐘某刺殺於深圳街頭，“殺得好，日本崽子不算人”，“該把接狗崽放學的媽媽一並斬了”，四川官員黃一如說：“沒濫殺無辜啊，我們的紀律就是殺日本人。”

那個孩子被刺得腸子流了一地的媽媽在邊上哭喊“這是為什麼，這是為什麼……”，這場面肯定是謠言，我國輿論場一直有個極有趣現象：一方面官方絕不給出案情細節，另一方面民間目擊和傳聞全是謠言……血很快被風乾，又被新一層血蓋住，層層疊疊刷上去，歷久彌新，成就支撐太和殿那66根鮮紅大柱子，這就是執政基礎。

回到殺網格員。有人罵低保男有兩萬巨款還吃低保，有人誇網格員認真負責，還說被殺的網格員並不是舉報低保男的那個。所以我常說，智能手機會讓人智力下降，過度信息會像硅膠一樣填充了腦回路。能不能換個思路，如果網格員把偵查低保戶存款的認真態度放在偵查官員財產上，中國就沒有低保戶。上個月，前貴州省委書記孫志剛受審貪污8.13億，幫人認購股份、承攬工程、房地產開發、大肆斂財、接受宴請和旅遊安排……這些明晃晃的大動作，長達十年沒被發現，而一個農村老漢

偷偷攢了屬於自己的兩萬元就迅速被摸查清楚，你他媽是瞎呢，還是瞎呢。

對不起，越看中國當代史就越容易爆粗口，成正比的。

孫書記在法庭痛哭流涕“對不起黨、違背了初衷”。我對貪官“背棄初衷”這句標配版悔過台詞一直很懷疑，弄得好似剛開始他們還是小白兔，只是被奸人誤導步入歧途才變成大灰狼的，剛起步還是良家婦女，後來經不住誘惑才墮入青樓……不對，他們從一開始就沒打算為人民服務，就是單純而堅定地想升官發財日女人，並在過程中一直提純想法。再想想，貪了社會8.13億的孫書記還可以表演哭戲並在秦城三菜一湯，攢了自己兩萬元的低保戶老漢卻只有自殺，你就知道那些用智能手機在網上刷“這低保戶畢竟殺了人，法不容情”的二貨又在展示智能和人格雙低下。

最近流行殺官，繼重慶警察被出租車司機殺死，河南法官王佳佳在距家門二十米處被老漢砍殺，永州六名法官被槍殺，湖南財政廳女廳長被兩名男子捆綁著扔到樓下……有沒有發現一個現象，以前人民遇到苦難的事，還流行跑到政府門口齊刷刷下跪，後來就不太跪，而是流行組團跑去跳橋跳樓，到最近忽然進化到密集殺官，這行動軌跡，就是從相信青天大老爺，到絕望於前途，到老子以一命換一命，就是時代的預兆。

我常想，這是一個什麼時代？莫非是明末慘烈的“江南奴變”，在最富裕的江南，陷入生活困境飽受凌辱的溫馴僕人們，忽然前赴後繼抱團殺豪門縉紳。從唐元鵬的《江南困局》裡看到，包括老藝術家董其昌、著名旅遊博主徐霞客、思想家顧炎武，均遭滅門之災，大變局之時誰也跑不掉，哪管

妳竟效法五妹
沒有揮手道別
悄悄悄悄地紅塵遺棄

二妹請妳一路好走
請重歸
父母親的懷抱吧！

（注：舍二妹於九月廿四日在舊金山聖荷西市壽終正寢，噩耗傳至悲慟雁行折翼，哀泣成詩遙祭，祈祝二妹一路好走，早登極樂。）

二零二四年九月廿七日於墨爾本。

你是財政廳長還是村委會網格員。還有豪強看中貧戶的田地意欲強行收購，卻被貧戶反套路，將豪強父子綁至海上風吹暴曬，凌遲之後還把肉醃成鹹肉乾。

這時代的刺身味道，驚喜不驚喜，刺激不刺激。

沒活路必然殺官，長期巧取豪奪必遭底層反噬，這是規律。另一個規律是，誰也停不下這巧取豪奪的遊戲，哪怕是勤奮的皇上崇禎。大明注定衰敗、被攻破，無論有沒有十三副遺甲起兵的努爾哈赤和郵差李逆自成。其實晚明並不缺錢，有從西班牙和日本來的共計一億兩白銀，也不缺發達的民間手工業，更不缺世界上最龐大的工具人群體，它就缺順應時代規律……

（節選自李承鵬《你看那滿天飛來的沙雞，就是這個時代》，標題另加。）

（接上期）2004年，我來北京置業經營《收藏界》，16個春秋固定光顧潘家園古玩城旁邊的髮廊，理髮價像野草似的不斷瘋漲，比縣城時的2毛5翻了上百倍！而且，我也到了知天命之年，看到鏡子裡的白髮日漸增多，心裡別提多難過了！歲月無情沒商量，理髮加染髮不得不成為我的新常態。

這時，與著名油畫家冉勁松相識，彼此價值觀一致優勢互補，幾經往來成了知己。他指點說你這一邊倒髮型老氣土氣缺朝氣。你剪成我這樣的火箭型，頭髮朝上前程向上……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立馬改成火箭髮型，精神面貌煥然一新。別說，我運作的項目很快峰回路轉財門大開。看到銀行卡進帳直升8位數，邊撫摸火箭髮型慶幸上帝眷顧，邊想起20年前會算命的張老師看我八字說，你50多歲最有錢。當時並未在意，此時應驗方覺奇也妙也！

冉勁松無疑是我貴人，他又支招說，你的豐田皇冠車沒檔次，與高主席身份不相稱，換輛豪華車呀！我知道他拿我開涮，可這一提醒，我真上心了。半月後，我把新買的保時捷帕納美拉橫在冉勁松美術館門前，他聽見喇叭山響急忙跑出來，前看後看繞了兩圈，瞪大四只眼（戴近視鏡）打量我，接著一聲壞笑說，哥們你牛X！

扯遠了打住。常言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2018年，我原打算移民米國與冉博士做鄰居，誰料鬼使差神卻在悉尼買了房。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加上英語盲，我在國內所有的能耐來澳洲幾乎派不上用場。一段時間各方面我都抓瞎，可以說茫然不知所措，就連理髮都成了難腸事。

嗨，玉濤高！寫點小散文你就好好寫，別裝神弄鬼行不？你開篇就講理髮乃雞毛蒜皮，在土澳真能把你難倒？呵呵，站著說話腰不疼！首先，導航顯示最近的華

閱讀
范仲淹的

《嚴先生祠堂記》時，上電腦查看相關疑問，竟意外得知一些古時的小故事。我是第一次看到的，覺得離奇又有趣，遂作試談。

宋朝的名家范仲淹，兩歲父亡，其母嫁給朱氏縣令，他跟隨了，改名換姓為朱說。長大後中進士，才改回姓範，也接母歸養。宋仁宗時期，范仲淹曾被貶為睦州太守。睦州就是現在的杭州淳安，有個與嚴光有關的古跡。嚴光（子陵），東漢人，是個不慕富貴，不圖名利的名士，原本是姓莊的，可是後因漢明帝名為劉莊，避諱才改姓嚴。嚴光出名與劉秀有關。他倆小時曾一起讀過書，兩人都尊道義，好學習，彼此敬重，互相推崇，結為至友。劉秀後來當上了皇帝即漢光武，三請嚴光出來做官輔政，還像同學時一樣，與之同臥一張床。嚴光卻像小時一樣睡不老實，把腳丫架到光武帝的肚子上。據說負責觀天象的太史看星星時發現大事，第二天立即上奏：“客星犯御座甚急……”漢光武劉秀聽罷不當一回事，還大笑，開心地宣告：“是我和老朋友嚴子陵一塊睡呢！”哥倆還真夠肝膽的。漢光武帝是想請嚴子陵做諫議大夫，這大官僅次於宰相。嚴光卻婉言辭謝，寧願歸隱桐廬富春山，在江畔耕讀垂釣。這地方便被後人稱為“嚴子灘”或“嚴陵瀨”，還有個嚴子陵釣臺。

范仲淹貶來睦州當地方官，出於對嚴子陵與光武帝的敬仰，也有感於時勢的不肖，於是籌建嚴子陵祠堂，並寫下這篇只230字的《嚴先生祠堂記》，文末以四句16歌頌嚴子陵：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
先生之德，山高水長！

他的朋友李泰伯看文稿之後大贊，覺得是篇傳世之作，但嫌那個“德”字配不上“雲山蒼蒼”與“江水泱泱”，建議改“德”為“風”，就完美無缺了。他的理由是“德”字“趨趨”（lusu），即過於狹隘與局促，不如“風”字好。范仲淹沉思片刻，同意了。於是，後來便以此定稿廣傳，並成為“李泰伯指瑕”的一字師故事跟著流傳下來。

《嚴先生祠堂記》短小精悍，的確堪稱經典的範本。“一字師”的小故事也很有趣。四句小詩得到許多人的贊揚，我

試談“德風之易”

黃冠英

卻有點不解，後來發現楊萬里當時就有異議，有他的詩傳可證：

客星何補漢中興，空有清風冷似冰。
早遣阿瞞移漢鼎，人間何處有嚴陵！

可不是嗎，嚴光（客星）你對漢朝的中興有啥貢獻，清風就算是高風亮節，若於世冷漠如冰也是空有的。假如曹操篡權之事先早發生了，那麼世間哪有你嚴光隱居的古跡！楊萬里之見我頗同感。嚴光既然好學博覽，才華出眾，王莽亂政造成西漢滅亡，現在百廢待興，亟須幹才，而重建東漢的劉秀，還是他的老同學、好朋友，誠心三請輔助，他理應出仕才對。先聖教導“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他當然完全明白，卻就是不肯，寧願躺平在青山綠水間享樂，白讀了一肚子才華！這是自私自利呀，怎麼卻得個“高風亮節”的美句，被世代推崇？我真難以理解，難道不分青紅皂白拒絕做官便是大功勞？不過想想，很可能是當時官場太黑暗，范仲淹因而強調“清風美德”的可貴。然而這位“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高士，卻將家國情懷給疏忽了。

在這四句詩裡，以“風”易“德”，果真就好嗎？如從詩歌欣賞的角度細品，我覺得也未必。首先，德是品德，風為作風，字雖有異，意則幾同，都是表達人之品行。二者的內含有大體相近，只是風略外顯，德富內向一些而已，但德與風是緊密相連無法分離的，因此在含義方面，其實二者相差不多；再審聲調，若以普通話的“陰陽上去”四聲法看，風為陰當然是平聲，德是陽也應屬平聲，於是整首詩幾成平聲家族，只有兩字“水”為仄聲。然而“德”的讀音短促，是否為人聲而可當仄用？而且其位恰在第三句之末，可增添抑揚頓挫的好效果。詩歌重朗誦，平仄錯落為基本特色之一。四行詩的韻腳，第三句用仄聲，會加強音樂性是無疑的。所以單看形式，我就覺得“風”不如“德”好，“一字師”似乎點金成鐵啦！

然而好友指瑕，詩人認可，詩與故事也流傳快兩千年了。可以說已經約定俗成。大家認為正確，我現在卻找岔挑刺，胡說八道，不知有無“佛頭著糞”之嫌？

理髮

高玉濤

人髮廊在伊斯烏，距我家六七公里，當時尚未買車，你讓我怎麼去？其次，可以步行，大不了往返三小時，的確累但這苦我能扛。主要英語盲迷路回不了家咋整？再說，這點芝麻事兒去麻煩朋友丟不起這個人！

眼看頭髮越來越長，站鏡子前不由得想起了我媽，她老人家在世時看見我這副模樣，非罵我是個囚犯不可。於是質問自己，大活人讓尿憋死？難道不能自個理嗎？我理直氣壯地回答自己的確不會呀，壓根沒想過，也沒聽誰說能給自個理髮嘛！

面對我與我的抬杠僵局，只好忍氣吞聲地跟自己商量，要麼先試試？練練手總可以吧，大不了理成光頭唄，多大點事兒？嗯好吧，我做通了自己的思想工作。立馬到附近商場買了電推子，回家插上電源，照著鏡子直接上手，嗚嗚左右幾推子，一看滿頭山川溝道，趕緊放慢速度，小心翼翼一下一下前後找平，就這樣折騰搗鼓了小半天，哇噻，真成了！並且照舊維持火箭髮型，但畢竟手生難免凹凸不齊。我為自己搞定自個激動興奮乃至得意忘形，一句粗話脫口冒出，操，老高我能自個理髮了！

四年多來，我在悉尼親自部署親自指揮親自理髮，不但越理越順手還節省了大把時間和澳幣，若去髮廊理髮染髮至少破費四千多元！品嘗到自己理髮的甜頭且一發不可收，我認真考慮別給澳府添負擔申請什麼救濟金了吧？

就在本文劃上句號這個周末，澳洲髮行量最大的中文《新報》分類廣告出現一則信息：專為華人男士男孩理髮，時間任選可上門服務，有意請致電高先生。

呵呵都是理髮惹的事，這才是一一
自個理髮好處多，自食其力品自高。預約理髮我醉了，退而不休發餘熱。